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七十七回 求仙人反上仙人當 制鬼物竟被鬼物迷

卻說長房一時迷惑，誤認同來的仙人溺身海洋之中，自己還深幸沒有跟他下艇，逃出一條性命。假如冒昧登艇，此刻敢則也早在大魚巨鯨的肚子中打磨旋去了。一路想，一路走，行而行。行了半天，回頭瞧瞧，仍是一片海灘，距仙人溺處，分明只有一箭之遙。再望望前面，無邊無岸，極目千里，更不知幾時得見人煙。心中一個轉念，驀然悟到，這位仙人不像是沒有分水制浪的本領的，況且他已成不壞之身，怎又死於海中？再一想，他一路都是雲行，因甚此刻又要渡海？況且海中並沒船隻，經他一招呼，就有那個艇子前來接他。平常船隻，總是遠望小，越近越大，偏這艇子卻和這個原理相反。這些情事，已是可怪極了。還有那隻小艇，看去連腳都站不上的，怎麼加了一個人上去，仍舊不見甚窄。仙人已先上去，還那裡招我，難道他是不怕死的；又難道他自己求死不算，還要拉我去作陪客麼？種種疑團，不一而足，要之都可以證明全是仙人幻化的景象。甚至空中下望家室，偏能聽得妻子哭泣之聲，也是決無此理。想來盡是他老人家弄的玄虛。偏偏我登山不畏險阻，涉水不多顧慮，雖說登山之時，心中先拼冒艱危，況有縮地之術，可以自衛，不比涉海踏浪事出意外，又不能施行法術，心中不免有難易夷險之分。

可是從仙人看來，其無誠意則一也。方才他已再三申說：「無誠意就不必學道。」可見我已被他拒絕，再無入道的機會了。如今想來，不但這位同來仙長，就是所逢三仙之一，即掌艇子的船夫，也必是其中的一人。說什麼仙在海外，原來都在我的面前。怪不得在山中時，仙人再三說什麼仙境即在心田呢。偏偏我能明其理，而不能行於實事。看來他是早已料定了我的，所以又說實踐不易的話。想我好不容易遇到三位真仙，又冒著許多危險，跑到白雲山頂。又由仙師施術，以絕家人之念，自謂決心至堅。又得仙人憐念指導，此後修道可成，昇天有望。豈知一轉瞬間，仍因修道不篤，為仙師所棄。休說大錯已成，追悔無及，再則以何面目回去見故鄉父老妻兒之面。人生至此，真覺無可為人。本來已拼死於白雲山上，無端被仙師點醒迷途，追隨到此。如今不若仍歸一死，只怕仙師縱然曉得，也未必肯來相救了。涉想至此，不覺放聲大慟起來。

正在這時，忽聽得空中有女子聲音，喊道：「費長房，汝慾心未退，道心未堅，勉強出家，恐難有終，不如及早回去，尚可享數百年人間之福；慎爾職務，謙恭率物，果能善終，可成地仙。否則爾師王一之，即爾榜樣。前車匪遠，毋怠毋忽。此係山東蓬萊界內，去此三百里有市集，可用汝法前去。明日一早，再用法西行，半天之間，可以到家。我即何仙姑，爾所見艇夫，乃張果道友。白雲山上相逢者，乃藍采和道友。我三人聞汝修道有得，極思玉汝於成。怎奈緣法未至，大好機緣，汝乃自誤，深為可惜。但思三教之中，儒家不言神仙，而成功則一。從今後，果能篤志好善，力行不懈，則前途光明正多。何必定為神仙呢？勉之，勉之。藍、張二友正在海中相候，回去拜會鍾離權道友，不能詳談，吾今去也。」

長房仰頭上望，自始至終，但睹彩雲一片，孤懸天半，卻不見人影。而語聲清楚，聲聲入耳，一字不得模糊。心知是仙家妙用，忙俯伏地上叩頭認罰。待仙姑去後，方才起身，坐在灘上，怔怔地尋思了一會兒，念仙緣既失，都因自取其咎。生此濁世，原無意趣。唯仙姑所言，似乎前途尚屬有望。仙人既然諄諄相勉，又何敢過於暴棄，反取逆天之罪。一霎那間，不覺道心全消，俗念紛紜，恨不能立刻趕回家中，一見自己久別的愛子嬌妻，重享家庭之福。正是人心善變，今昔各殊。

長房急忙忙施起他的縮地法兒，趕到山上，過了一宵。次日黎明出發，半天即回至家中。妻子相逢，疑為鬼魅，少不得有一場驚恐紛擾。經長房說明原因，又帶他們同至停柩處所。開棺一看，果然乃是一根枯枝。長房計算日子，從那天出門，到此日回來，前後不過四天，家中卻已過了一個整年。又據他妻子說，聞他噩耗及治喪情形，算來也過了一百數日了。夫妻父子，正是死後重逢，一種悲喜交集的情狀，卻非筆墨所能形容。從此長房時時記著仙姑囑咐的話，處世待人，治事接物，愈覺和平謹慎。從西漢武帝年間王一之死後，傳職於長房。長房求仙不成，灰心進取，專供治鬼之職。上文所記這麼一大段，在本書中盡是補述前事之文。

後來長房經西漢東漢而至兩晉五朝，果然康健平安，逍遙人世。雖不成仙，他的歲月卻也過得自在。誰知人生結果，都有定數。仙姑當他修道無望的當兒，勸他回家享福；也曾約略預言，有勿為乃師之續的語意。論理，長房既受仙訓，勉為善人，歷遭亂世，未嘗受禍。到了最後結果，縱不成仙，也何致蹈之覆轍。大概總是他命定如此，照數是不得善終的。也許如昔人所謂善惡者必死於溺；治鬼之人，終當死於鬼手。所以自王一之、費長房以至唐代的鍾進士，三代鬼師，沒有一個不死於鬼。此中消息，也有不可以常理論者。

這卻慢提，單說長房凶終之事。

他在晉代末年，交了一個好友，姓桓，名景。這人也是那時一位名士。大凡讀過晉史的人，都該聞得他的大名。這桓景也是一個奇人。相傳他在幼年，曾遇一個跛道人，說他前生食犬太多，此生當為眾狗咬死。桓景一見此道相貌清奇，骨格秀逸，雖然衣衫襤褸，卻越顯出他的華英清俊之氣。心中頗疑便是世俗相傳的李鐵拐。聽了他的話，兀自嚇得要命，當下把他纏住，苦求避免之法。道人被他弄得沒法，方才指給他一個法子，說：「去到某某山中，每日子午之交，有一隻高大的狼犬，對月吐丹。吾今授汝一符，吞入肚中，可以隱形蔽體，不被狼犬所見。汝可準時前去，藏在它的背後，待它吐丹之時，立刻攬入腹中。從此狗子不能近身。還有一種好處，是雙目能見陰物，無論故鬼新鬼，大鬼小鬼，逃不出你的眼睛。既可賴以防身，還能替人治病，真是一舉兩得之法。」言已，給予一符，道人便化陣清風，不知所往。桓景吞了符，照他所指的地方，按址尋去，果見一雄偉猙獰的大狗，在那山頂之上，對月禮拜。每拜下去，必將丹吐出，迎風上下，□□好看。等待拜畢而起，以口承丹，復入腹中。桓景不敢怠慢，慌忙捱近身去，走到這狗的身邊，心中卻□□分志忘，暗想：「符咒要是不靈，我這一條性命，不死於將來的狗咬，卻要提前送入這狼狗的肚子裡去了。」誰知他步步近前，那狗竟一點沒有覺得。這才放心大膽，如法炮制地把那丹探入手中，疾忙塞入自己口內。

一下子功夫，那狗竟如發了瘋狂一般，亂蹦亂跳在這山頂之上，滾來跌去，大嚷大叫，把個桓景嚇得魂膽俱消，動彈不得。不道那狗只在離他半里遠近地方，任性哭鬧，總不能近他的身。有時睜開怒眼，豎起尾巴，向著桓景直立而啼。桓景已知犬丹有效。這狗雖凶得異常，橫豎不能相害，索性向他喊叫蹦跳所在，迎上幾步，那犬果然拼命奔逃，宛如達到虎豹一般。桓景大喜，也不再和它開甚玩笑，急急忙忙趕回家中。

從此以後，他的眼目，好似比平常多出一層光亮，和原有的眼光截然兩途：一方面專看陽世的人物，一方面卻能燭照鬼物。無論什麼地方，什麼時候，凡是他足跡所至，都有種種千奇百怪窮凶極惡的鬼魂，映入他的眼簾之中。先時他因見所未見，而所見情形，又是那樣怪異可怕，倒把他嚇得什麼似的，幾乎不大敢隨便睜眼瞧看。後來看得多，見得慣了，便也不以為奇。最後達到親友人家，被鬼物所迷，因而成病的，便請他前去一看：有用楮帛冥錠好好遣送的；有善說無效依舊作祟者，便去找到他的朋友費長房，派遣鬼卒捉的，因此就大遭許多厲鬼的忌恨。

當有幾個刻薄鬼、陰刁鬼、伶俐鬼、下流鬼，凡是鬼界中比較聰明的，約齊了大小男女各種鬼魂，開了一個大會，討論用甚方法，可以制那桓景死命，使他身死鬼手，連鬼都做不成。大家商量了一會兒，卻有刻薄鬼想出一條好計，他說：「我輩滯魄陰曹，困苦萬狀。有那作惡之人，或前生欠我們鬼債的，我們前去搗亂一下，多少可以得點油水；或者有些特別關係者，還可討個替代，早轉凡胎。不料這桓景好好的活在人世，和我們幽明異路。沉藉狗丹之力，無緣無故，無仇無怨的，盡和我等作對，甚至請托我們頭兒，將我們刑訊嚴辦。我等被害於他手下的，不知有多少了。這等人要是容他久留世上，我們鬼魂真是苦上加苦，永無出頭之日了。」說到這裡，許多男鬼，一個個咧齒握拳，怒不可遏。那些女鬼，一個個流淚傷心，慘不忍睹，齊問：「尊魂有何高見，快請宣佈。我等被這人攪得苦了，果能制他死命，大眾願聽指揮。」

刻薄鬼大聲道：「桓景那廝，也是一個聰明的人兒。他的眼又亮，計又多，又有我們官長幫他的忙。若是大張旗鼓和他公然交

戰，是萬萬不行的。最好之計自然莫過於暗箭傷人。依我之見，現當秋令初過，疫癘流行之時，可請瘟部中幾位同志，前去他家，四處八方，播些瘟疫的種子。不但可殺桓景，簡直可以滅他滿門。須知我等弟兄長幼，傷在他手的，不可數計。以此相報，可算不得殘酷。就是將來被費長官知道了，那時桓景已死。他也犯不著為替朋友報仇，白白得罪於全體屬下，何況桓景無故逞凶。也有應死之人，被他救回，奪天地之定數，莫此為甚。若要打起官司來，我們全體都陪他回到森羅殿上，將此理陳說明白，大概閻王不見得偏袒於他吧。至於費官長一味聽信桓景的話，助成他的罪惡，卻叫我們弟兄死於無辜，一個個做抱恨之鬼，萬劫不得出頭。這等地方，他也應有處分。他也是明白人兒，不見得再和我們作對吧。萬一他不識趣，居然幫助朋友，凌虐我們，那是他自討苦吃，一則我們鬼魂多了，大夥兒和他作對，他也不得安於其位。一經失位，性命即在我們掌握之中了；二則我們全體在閻王面前群起而攻之，和他拼一下子。閻王也不能拂逆眾意，一味偏袒，一經准了我們，這費長官可不足畏了。眾位想想，我這計策可行得過麼？」

眾鬼聽了，歡然大呼：「此計大好！此計大好！怪不得你活在人間，便有刻薄鬼之稱。你的主意，原比別人刻毒而怕人，這才可稱名副其實，又叫做名下無虛。我們一定照你的法子，全力辦理。先把桓景一家人，弄得乾乾淨淨；再看費長官如何對付我們，卻再定第二步計劃。」

眾鬼議定了毒計，便推千百瘟疫鬼，齊向桓家進發。為怕桓景瞧出他們，一進他的門口，就急急忙忙先去找了個藏身之處。全體躲在桓家一間堆放什物的房內。白天不敢動手，到了晚上，桓景夫妻子女和男女僕役人都睡了，方才歡躍而出，一齊動手。大家紛紛擾擾，急急忙忙地，在他們家吃的食物，飲的茶水，以及用的器具，穿的衣服，凡是眾鬼力所能及的，都已做了手腳。哪消片刻工夫，早在桓氏全家內外，佈滿了瘟疫種，而且為求急效起見，好似自殺之人，急於歸天，把應用毒藥，格外加重分量。諸事辦妥之後，方才熙熙攘攘一齊退出。

可憐桓景一家，都睡得甜蜜蜜的，哪裡想得到人不相欺，鬼來下手，用出這般報仇的絕計來。看來桓景的性命，不死於狗，又不免要死於鬼了。豈知鬼有千算，天有一算。桓景命不該絕，自有高人前來相救，這人非他，正是他的好友任職鬼師的費長房。這天，費長房剛正從朋友家夜宴而歸，行經一處，荒墳累累，鬼火磷磷。本來鬼之為物，也能叫喊，喊聲尖厲，尋常人都稱之為鬼叫。而費長房聽來，卻並不如此簡單。一般的有許多轉折，許多意義。就此尖厲的聲浪中，可聽得出許多鬼話來。如今長房所聞的正是從桓家退出的那些瘟鬼，正在那裡嘻笑得意地各自演說他們所做的功課，一句句都鑽入長房的耳朵裡。

長房不覺大吃一驚，他也不回家了，慌忙先到桓家，敲門而入，請見桓景。桓景聽說長房深夜光臨，大為詫異，問起原由。長房想了一想，我只救出他們一家的性命罷了，犯不著說真情，使他恨怨眾鬼，冤仇越結越深，卻是何苦？因此含含糊糊說了幾句空話。臨了方對他說：「你家有大災，可於明天一早，率領全家大小男女上下人等，一起到高山之上，遊玩一天。每人並要臂纏一囊，其中盛滿茱萸。如果沒有囊，可放在衣袋中也好。這東西可以避毒解瘟，拒妖辟鬼。更有一言切莫忘記，起身之後，便當即刻出門，不得進一點食物，喝一口湯水。若是違了我言，便是逃到山上，仍不免有性命之憂。等你們去後，我自派人遣鬼前來替你們解除不祥。你們需等到日落西山，黃昏月上，方可回來。早一刻都是不行的。」說畢告辭回去。

桓景想了半天，做夢也想不到是群鬼作祟。因知長房道行甚高，所言必有理由，便把眾人喊起，對他們申說了一下。大家提心吊膽的不敢再睡。到了天色黎明，果然反鎖了門戶，上下大小一起出門，沿途辦到一捆茱萸，各人拿些，放在身邊，方才急急匆匆，逃到山上去了。在山中玩了一天，直到晚刻方才回來。

一進門，首先瞧見的是家中所養的大小動物，如豬、羊、雞、鴨之類，死得一個罄盡。桓景方信費長房預知之術。大家感激得了不得。正要派人去請長房過來，問他如何解除不祥。使者未行，長房家已有急足趕到，報稱長房被惡鬼害死了。欲知治鬼之人，如何能死於鬼，卻看下回分解。